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　　宋　李昉等　編

餞送十三

送友人遊蜀序一首　　送鄭尚書序一首

送殷員外使迴鶻序一首

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一首

送鄭十校理序一首

送河中楊少尹庶子歸鄉序一首

送閑師上人序一首

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序一首

送友人遊蜀序　　呂温

始吾挹至源之貌若隴底積雪聳寒木於雲谿次吾覽至源之文若驪龍追走集作相追弄明月於泉窟末吾聽至源之論若泰山欲雨倒雲氣於滄溟如其貌可以振肅周行如其文可以光潤石渠如其論可以感動宣室而淪蕩江海垂二十年則不知天所以生之之意貞元甲

乙歲以親故勸勉來遊京師時然後言無辯以動衆樂然後笑無歡以接物義然後取無食以寧居慨然悔之決策長往因登紫閣峯而指曰西南青冥色連岷峨吾行何歸山盡則往翌日告別于友人太原王玄運顧謂予曰高雲出岫無時雨之會與風悠揚轉遠而散若至源者其猶雲耶盍亦贈之序予和汝

送鄭權尚書序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

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帞首袴鞾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

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飄風集作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條條集作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臘干陁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

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邉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瑇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集有侍郎二字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

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恱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使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殷員外使迴鶻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三年詔曰

四方萬國唯迴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李孝誠持節往賜君長告朕之集作之朕意又選學有經術集作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侯一作殷大夫令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別離可憐之色持集作棋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剌剌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

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許使君刺郢州志雍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顗累數百言其大要也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集作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皆是矣（三字集作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

世出羣（集無出羣字）之才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荅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由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韓集舉正作怨）愈急

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集有之字）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從（集作信）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鄭十校理序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更始聚書於集賢殿别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士集作而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唯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

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巳而務博施以巳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爾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集有下字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

其行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殽度定鼎門外盛賔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

送楊巨源少尹序

昔疏集作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漢書作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

鄉世嘗說古今人不相方集有及字今楊與二疏豈其異意耶集作其意豈異也余集作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駟四一作足道邊觀者亦有歎息而集無此字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集有而字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禄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

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誡集作戒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集有春字非今相國李公藩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

朝道語幽州司徒公劉濟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文粹作訊勞之使累文粹作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帕集作帓首韡袴握刀杭本有左字左右雜佩弓張集作韔服矢插扇俯立迎道閣本作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執集作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及館又如是集作之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文粹有即字座必東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乎韓即舉正作平平必

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士大夫一作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水陸運使韓約一作重舉侍御歸所治序

前人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飢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効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有其羸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

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集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夫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

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集有見字耗匱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令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集作死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

君前領三縣紀綱三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二集作計於邉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邉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為序

送楊儀之支使歸潭州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賔客惟宣州為多賢愈與之游者有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

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得集作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集作領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自於是以下二十三

字集作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信其行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於吾何先後焉儀之集作支使明集作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集作人之德音以盛集作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勸集作勸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竇平從事序

踰甌閩而西(集無此字)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敲(集作敵)其陽是維(集作皆)島居(集作夷)卉服之民風氣(集作俗)之殊著自在(諸本作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如其(諸本作加於)初是以人之之(集作於)南海者如東西州焉皇帝臨御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是(集作其)行也其族人殿

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其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一作已不憚行於逺也又樂集有其字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詞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

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不集作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詞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繇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

夔不（不水作不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詞鳴（集有於楚二字非莊子未嘗仕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屈原以（集作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耼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

馬遷相如揚雄最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絶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集作淳其節數以急其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言也亂集作辭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而集作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

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有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者然集作不懌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集有以字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集有曰字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

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石本無此字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集有之字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集作于人名聲昭乎集作于時坐于廟朝文粹作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賜集作賞怒有刑才俊集作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

知於主上集作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集有所字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集作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唯適之集作所安與其集有有字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集有有字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為之二字集作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

嚅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四字石本作可以稼一作可以藝稷盤之泉可濯可集作沿四字一作可而以濯而盥焉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集作食兮集有則既字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

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集有情字）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吾（集作古）所聞（集作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集有所字）感矣為我弔望

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集有以字出而仕矣

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文粹無此二字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集有之字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集作叢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相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

賔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集有矣字）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海挐舟而來升自賔階儀觀（集作冠）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虚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况如斯（文粹無此字）人者豈易得哉（集作耶）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説欣然喜若有志乎（集作於）其間也（集有且字）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而（集作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文粹無此字）貧賤也歲之初吉（文粹作吉）歸覲（文粹作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别

送令縱上人西遊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也又善為文浮泛（集作游）倘佯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裳而負業徃造其門下其尊行美德建功植（集作樹）業令縱從而為之頌歌（集作歌詠）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歟及促席接膝（十三字集作其中有古人之風所與乘間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也其來

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歎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歌集無此字詩以道其行乎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者集作時張旭善草書不治

他伎喜焉草書怒焉草書（八字集作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其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宿（集作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集作精）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

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繆集作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於杭本作於起其世必淡然無所於嗜泊與淡相遭頽墮集作隨委靡潰散集作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氏善幻多技能閑集作師字閣本作善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河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于汴州李生之尊父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

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大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為民日礎之父仁鈞流愛州英華作由非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司員外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集有府字長史亦留此三字杭本作政掌其府事生以集作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唯愈與河南司録周君巢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讌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

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盛杭本作成德集有若字李生温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唯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唯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愧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踈集作疏遠畢在集作至禄不足以集有為字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集作止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序云集作之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舉人臣蔡枝華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餞送十四

送李渭赴京師序一首

送浮屠文暢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爲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集有所字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序集作解其裝

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集有之字）者而徒舉浮屠之説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説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集作事為）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説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集作就）浮屠之

說而瀆告之也人(集作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於(集作過乎)仁義教莫正(集作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之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

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集有之字)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集作溺)也知而不以告人(集作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廖道士序

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山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

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横絶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側南二字集作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欝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其集無其字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欝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蜀本無奇字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

乃迷惑没溺於老佛之學集作教而不出耶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惑没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别申以問之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叅謀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集有食字朝夕飯一盂蔬一盤

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集作夷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集作兆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其集作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集作牧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主集作出先生仁且

勇君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集作其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集作李載書策問道所由告行於嘗集作常所求往者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一無此三字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士之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

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斗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唯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杭本作固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集作退愈爲之序云

送温造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兾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兾北馬多於天下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集作懷）才能深藏而不賈（集作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

馬扳其左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游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唯將與相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内外無理集作治不可得也愈縻於兹不能自

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集作致字）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叙焉

送權秀才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集作奇）之士宜乎游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董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

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一作聲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何堅序

何於集作與韓同姓爲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

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與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志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耶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頴川（集有守字）是鳥也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

鳳而聞其鳴也已

送王塤秀才序

吾嘗(集作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集作蓋引)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唯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耳

一作有姓名耳曰馯音韓姓也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盖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盖出曾子自孔子殁羣弟子莫不有善獨孟軻集有氏字之傳得其宗故吾集作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余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賛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集作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不得集作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

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齊皞一作嗶升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踈遠邇唯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唯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踈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也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

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雠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人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人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廼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内愧之名若是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集作愬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集作亡嚮道者不亦

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令舉天下人焉則非令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以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

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集作豈）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既不得志矣（五字集作既至矣）而曰吾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牛堪登第歸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

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禄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集作御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集無則也字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徃者其將集無將字有以哉遠衆集作俗而求識立竒而取名非堪

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集作爲)大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集無其字)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送進士王含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集作不)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顔氏之子(集作子之)操瓢

與簞食魯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事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集作於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集作是行姑與之

飲酒

送張童子序
贈集作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摠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

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二字蜀本作者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

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一作屆陜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集作仄鄭自朝之聞集作文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集作群縣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唯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

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出趙德本無出字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拜集作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密來太學舉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也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余

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内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禄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耶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序　柳宗元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揔留府之政政

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濡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溢爲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於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爲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集無焉字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閒歲驟遊邠疆今戎帥楊大夫時爲候奄盡護屖校

用啓法篚令不吐强禦槼下莫有逗撓陵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鶡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一有檄字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盖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集作寳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精集作積兵備虞縣道告

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壖故疆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攬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箸之宴發羣謀於草集作章奏之筆上爲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刼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愼辭令集有無字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列

於漢史眞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送薛判官量移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列於上愬於下此恒肰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爲勞矣而竟逮大獄以至於放不慼集作戚於貌不悱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

朝廷施恩澤集有大字凡受謫者罪得而未溥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茍推是以往雖欲薛顯難矣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爲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於是州惟州之牧洛焉以贊戎事而糾

郡集作群吏甚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寧國范明府序永本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兵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一甲名書爲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闢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

吏得爲奸以立威賊智以而集作弄權詭竊竄易而莫有示集作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傳眞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

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有（集作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僞陵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悦而尚之故爲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爲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蜀本有之字）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

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集無我字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蜀本作寧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

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徃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産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常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集作道）信讓以質乎中（集作内）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

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矣是集作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澥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集注有不能二字非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歳乃一人永貞元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一有吏二字部郎則加稠焉又覲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

其素也意者復興乎（三字集作復其興乎）自吾爲僇人居南鄉後之頽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猶（集作獨）得灑灑質厚不諂敷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灑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集作似）已乎吾去子終老

於夷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於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為（集作如）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

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於丞相益國事不求獲於集作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一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餞送十五

送徐從事北遊序一首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一首

送獨孤申叔侍從徃河東序一首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一首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一首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一首

送僧浩初序一首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一首

送琛上人南遊序一首　送元暠師序一首

送賈山人南遊序一首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一首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一首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化覲省序一首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一首

送徐從事北遊序　　柳宗元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使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唱集作倡以振動其心集作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盖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决矣生北遊

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豈集無此字可以說讀爲哉

此篇誤編在七百十一卷今移入此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

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於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鈎喙甚直嗜蜀本作懐有美餌者蜀本無者字而觖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四字蜀本作蓋不之知焉辛生來集作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爲文無謬悠迂誕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

常爲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墳典集作䄂文章比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爲鼓礜由是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胃何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劒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

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耻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送獨孤申叔侍從蜀本作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彷徉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上聲志益强力挾是

而東夫豈徒徃乎温凊奉引蜀本作親之隟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覿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内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子蜀本無子字也廣而不

肆巽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於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其集無其字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於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於衰周與道同波爲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賛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慼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滫瀡之養乏庚釜之畜逼迸無成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胷中味道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乆子當慰

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
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
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嚚瘖同則聞之先達
久矣矧吾兄有柔懦之茂質愜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
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覿徽容而敬聞嘉
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
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於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
姪立序集無序字編爲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

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

集作爲

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識於管仲其（集有於字）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禄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

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

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集有羨欲字

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

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

謀以信厚少言畜集作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

至乎吾之禍三字蜀本作吾之所悔者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

於大富貴又何慓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昭集作奭一作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亦一作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殘一作賊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

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今集作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非不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

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同集作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

於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悦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還集無此字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

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碧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一作議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吴鼎今餞詩之重皆衆集作後吴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送琛上人南遊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道集作經之大莫極乎集作於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畧方便顛倒眞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

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悦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爲廣菩薩大士之爲雄脩而行之者蜀本作者之爲空蕩而無之者蜀本作者之爲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乎此故爲之言

送元暠師序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暠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爲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爲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暠衣麤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蜀本作遺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集無他字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爲逸遠而爲近斯盖釋之知道者

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咸言由孝而極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昺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昺陶氏子其上為通侯為高士為儒流集作儒先蜀本作儒先生資見集作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蜀本有叙字其事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已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

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爲今之世無是决也居數月長樂賈景集作宣伯來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一作必貫統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蜀本作侃侃而肅召之仕怏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

然者其實爲巳乎非巳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余集無余字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巳之居或躓其塗匱乎巳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巳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甞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楊墨申商刑名縱横之説其迭相訾毁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恠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

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存雄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灕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黄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翹飛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肖英華作裔避諱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勤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於蜀之東道其嚴居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覲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征集作

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泳世家之儒風沭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於素因寓於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化覲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司集無司字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脩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於集作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唯相國馮翊公有大勳力盈於旗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

文武君子者生有黼績粱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門有亞夫之棨戟焉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悳內訟撝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若高陽齊據者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於其右（集作）簡竊褒

貺興國本作字之義以贈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覩隱而未見曭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也集作乎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忹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應其集作其應前定若是之彰集作章明也今蔡君馳聲

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而五就鄉舉徃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大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顔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二